

2015 閱讀台灣社會徵文活動 入選作品

公民瘋閱讀：優等<守護生命守護水>

作者：劉冠顯

《家離水邊那麼近》與一般水資源保育的自然生態書寫書籍不同，作者吳明益以他四年間步行、溯溪與坐臥的方式，在湖畔、溪邊和海岸做親水觀察，寫出發人深省的文字。透過此書的閱讀，可以喚醒讀者關注臺灣大自然的議題。

正如此書所寫的佳句：「河流不只會流出水，還會流出經濟、文化、藝術與記憶」。佇立在蔚藍大海中的福爾摩沙，四面環水，島上也是水聲喧嘩。這塊番薯土地的故事，其實也應該可以從水說起。因為人類文明的源始，一直都是傍水而生，如尼羅河孕育了埃及文化，恆河產生了印度文明。人與河的距離原是很近，但是今日卻像是很遠。作者分成溪、湖與海三大部分來述說，但重心圍繞著水，試圖以「家離水邊那麼近」重新省思人與水的關係。人們依水而居，從溪流、湖泊中汲水利用，這是大地哺養人的血脈。可是，人又是如何對待自己的母親之河？因為母河，人的聚落形成了，鄉村、城市也誕生了。卻也因為人的村莊和都市的成長，改寫水的生命樣貌，造成了母河邁入死亡。

水在嗚咽，因為她以養分哺育人，人卻以汙染回報她。工業的汙染、農藥的汙染、畜牧的廢物、家庭的廢物，通通排放宣洩給她。水是充滿母性的愛，她完全的接納，毫不遺棄。但人卻從不管她備受蹂躪的身體是否還能承受……。記得當年阿公那代長輩巡完田水回來，可以牽著黃牛輕鬆愉悅走在夕陽晚霞下。阿爸這輩叔伯巡田水時，不時要苦惱於淤塞大圳中如廢輪胎、寶特瓶等等不腐不化的垃圾。而到了我們兄弟姊妹這世代，大哥看著混著金屬氣味、浮著油污的水，對於以這樣的水澆溉食用的菜蔬，十分無奈地搖頭。昔日父祖輩可以隨意脫衣下水游泳嬉戲，隨手捕魚捉蝦，如今我們只能聽聽老一輩的「講古」。河清水淨已成遙遠的記憶，今日，一百二十多條在這島上蜿蜒流淌的大小河川，有些已成為將死之河，遠遠即可聞見的膿瘍惡臭讓人避之唯恐不及。而今日的海邊，傷痕累累的破碎海岸線，大海再堅強也會嗚咽哭泣。

水的災難，恐怕還不只汙染一事！「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逕是一味責怪河非澇即旱，可是曾幾何時又仔細凝聽過她娓娓道述她的委屈、她的傷心……。臺灣的諸條母河原本皆具豪邁奔流的野性與氣勢，就像煙霞繚繞的山林

中神出鬼沒、來去自如的雲豹，氣勢如虹、奔騰萬鈞！充滿生命力的母河，因挖掘河砂、上游森林的濫伐、水壩的層層截取，經年累月對她鯨吞蠶食，一點一滴耗盡她的元氣。一個原是乳汁豐滿、肌膚亮澤的母親，在暴力摧殘下，已現垂死之姿。

這幾十年來，臺灣積極發展農業、茁壯工業，卻忽略了對母河的疼惜與照護，對她的要求既殘暴又無理。就在啃噬母親的血肉，以成就自己時，的確滄海變成桑田。但阻逆的水路，終究會承載不起過重的負荷。豪雨驟下，土石走山，一夕桑田變滄海，令人不勝唏噓。因人類的貪婪將所有的壞事幹盡，利用槽車偷倒石化廢液，暗管恣排重金屬廢水，半導體業主賺進上億的鈔票。巧取豪奪的結果，使得「豐收」變「封收」。田裡待割的稻穗收不得，因鑄米如何能下肚？

在飽嚙苦果之後，人們終於得到教訓。當活水難覓，淨水難尋時，病入膏肓的母河需要休養生息。唯有水再現秀麗爛雅風情，人才能再次與水親近。河岸水邊往昔水清魚游重現，白鷺鷥飛來，人們又可再享「摸蛤兼洗褲」的樂趣。水的生命，企盼如此甦醒復活！河川養護急需如火如荼進行。但作者也提醒人們，整治的同時是否造成水生動植物的另一場災難。這也是此書中一大與眾不同的觀點，啟發讀者思考的地方。

臺灣的母河來自高山，水來自天上，她需要濃密森林的呵護，多元生物的擁抱。靜觀溪河與湖泊的水世界，看到的不會只有流水，聽到的不會只有水聲，會由衷感覺許多生命在水裡自然發生和成長的喜悅。老去和死亡不是她應有的宿命，母親若死了依傍她的生物將何去何從，更甚的是其中還包括將她推入死亡的幽暗裡罪魁禍首的人類，自己也將在毀滅的行伍中。希望水能重生，成敗在於重視溪河、湖泊和海洋的人士多或寡。愛水護水，才能永續綿延水的生命。若說水從山一路迤邐，與海相會前，她流淌過許多地方，流淌過許多歲月，在她經過的寶島每一吋的土地時，也同時見證的臺灣歷史的變遷與發展。犧牲水的生死，以追求富裕的態度不該再是人應有的。

沒有水，就沒有生命；沒有水，就沒有人類。臺灣如果沒有綠水長流、湛藍海洋，還能稱為美麗的福爾摩沙嗎？

番薯土地的故事，從水說起，難道也要從水結束？颱風暴雨過境，人們恐懼山洪爆發，土石奔流摧毀家園。但可曾捫心自問，自己善待過母河嗎？母河的垃圾從何而來，水的穢臭從何而來？根據統計，光是在河床岸邊撿拾的寶特瓶和塑膠容器，可以堆疊 8.4 座的臺北 101 大樓。清理出的免洗餐具數量足夠全部的臺灣人民，使用 30 年。這些不會分解的廢棄物，填塞了母河的胃，水如何能活得

下去？在臺灣無論居於何處，繁華都會中心的豪宅大廈也好，鄉野林邊的農舍矮房也好，若有心要靠近一條河，親近水絕非難事。只要肯花上幾個小時的車程，離居住地最近的母河、海岸就會映入眼簾。只要有心，人人都可以成為保育河海的志工。只要撥出那守在電視或電腦前發呆的少許時間，一個比在網路世界閒逛要短，卻是比永恆來得更長的瞬間，為河海淨身，河海就會在人的守護下，回應她生命的精采。而精采的不只是河海，還輝映在人的心靈，相互增色。

一年十二月，涓涓水流聚合生物的繁衍，母河的生命遞嬗在節氣流轉裡，每個季節她都在等待人的呵護。老去和死亡不是臺灣母河應有的宿命，母河若死了臺灣子民將何去何從？當時光匆匆從身邊飛逝，如果希望世世代代的子孫可以邂逅生意盎然的河海，而不是黯然死亡的河海。一個人的力量可以微不足道，但也可以凝聚強大。期待更多有心人加入守護水資源，支持保育的工作。將觀念和行動，從個人傳遞到家庭、學校、企業、社區，遍灑臺灣每個角落。只要有心，從中央山脈一路風塵僕僕灌養美麗島的母河，圍繞福爾摩沙的婆娑之洋，將會永遠生生不息。

公民瘋閱讀：佳作<「熟年期」來臨，你我都準備好了嗎？>

作者：鄧凱倫

《熟年力》一書指出現代人邁向 50 多歲時已經不像以往是直接邁入老年生活，取而代之的依舊是活力充沛的身心靈，隨著現代醫學科技的進步，從退休到死亡約還有 30 年，甚至更久的時間，已經顛覆了以往社會大眾對於退休生活的理解，也就是說老年這個概念已經往後延伸，作者將退休至老年這個階段稱之為「熟年期」，熟年期這個名詞就像「青春期」一樣，二十世紀初尚未有這個概念，當時童年的下一個階段即是成年，而在社會學家 Stanley Hall 發現這新階段而逐漸成型而定義出來的，也才有後來 1950 年代開始「青年期」的概念出現。

而進入退休後的「熟年期」該有什麼人生規劃呢？最常聽到的就是在家含飴弄孫、安享晚年，但隨著人口結構變遷，2015 年台灣 65 歲以上的人口佔總人口已達 11.9%，推估到 2025 年將達到 20% 超高齡化社會，也就是台灣每 5 個人就有一個是 65 歲以上的人口，面對人口逐漸老化的現象，未來「熟年期」即將成為台灣社會的主流族群，面臨到「熟年期」的階段，剛從職場回歸到家庭，已經無法像傳統社會過著安享晚年的生活，而是必須有著更明確的目標來規劃未來 30 年的藍圖，作者在這本書中提到一個概念貫穿了整本書的中心思想-「從追求成就到追尋意義」。

「從追求成就到追尋意義」這句話代表從職場退休後，或許已經俱備了不愁吃穿的經濟基礎，或是已經不再汲汲營營追求個人成就，人生目標必須昇華到追尋意義的階段了，在「熟年期」階段，可以選擇繼續工作，朝向之前未完成的夢想，金錢不再是第一考量，興趣跟成就感成為首要目標；或是邁向終身學習，投入學海無涯的領域，如社區大學以及長青學苑等課程；或是作者在書中提到的再談場戀愛，尋求人生第二春，重溫少年時的悸動，在這個階段成就已經不是最重要的考量，而是在這階段中，有著更崇高的人生目標，尋求青壯期階段因家庭、經濟、個人成就等因素而未完成的目標。

在追尋意義的過程中可以加入志工與參與慈善活動，在「熟年期」階段擁有著豐富技能和經驗，可以選擇服務社會、幫助弱勢團體，像是書中的艾麗莎·薩巴提妮這位女士，決定在退休後決定擔任度假志工的角色，她已經跟著一群熱心助人的志工去過了印度、斯里蘭卡、孟加拉等地，傳授營養及衛生知識，陪伴當地弱勢的小孩及婦女成長，除了當作旅遊及跨文化學習外，也跨展了自己的人際關係網絡，結識了一群熱心有熱情的志工好朋友。在加入這些慈善活動後，會發現在「熟年期」階段如果在家安享晚年已經浪費了你一身的好本領、技能及經驗，

也錯失了自我學習、擴展人際網絡的機會，並缺少了追求成就感及追求意義的契機。

因此，不要忽視自身俱備的技能及專業，也許本身擁有攝影的能力、烹飪的技術、栽種的技能、文書處理的專長…等等，都是退休後可以貢獻並回饋給社會的機會，所以說不管是政府機構、公司行號以及社會團體等都可以善用這些潛在的人力，來服務各行各業需要幫助的地方，所以說妥善運用志工的能力與技能，來輔助工作與服務社會，並藉由本身的經驗與專業來提攜後進，作為後進的「人生導師」，但重點是各政府機構、公司行號以及社會團體必須有知人善任的能力，作者也提到現今志工管理的盲點常常無法讓志願服務適得其所，讓志工無法發揮自身的專業背景，舉台灣志願服務的案例，常常都是非技術性或輔助功能的工作，也讓志工本身的專業無法真正發揮在服務社會或志願服務上，說來實在可惜，因此，志工的運用與配置是組織必須審慎思考的關鍵之一，才能讓志工發揮最大的效能。

熟齡族群在「從追求成就到追尋意義」的過程中，需要建構一個熟年的友善空間，在醫藥科技的不斷進步的過程中，「熟年期」未來會越來越長，未來人類的壽命可能延後到 90 歲或 100 歲，這社會已經準備好迎接這個趨勢了嗎？公共建設的建置、無障礙空間的建立、長期照顧政策規劃都需要全面性的整合，最重要的是強化社會對於熟年及老年人口的尊重和重視，以及消彌社會對於熟年期及老年人口歧視，在未來老年化的社會中才能讓這些族群確實地發揮專業及經驗。在長期照顧政策的觀點來看，以前的政策常常把障礙視為「醫療模式」的觀點，認為障礙都是損壞、失序，必須透過醫治、復健的過程才能重新回到這個社會中正常的運作；而近年來長期照顧的概念逐漸採取所謂的「社會模式」，社會模式的個人障礙將經濟、環境、文化礙障納入考量，強調社會的環境障礙造成了個人障礙。因此，如果以「社會模式」的概念來檢視，台灣必須重新建構一個適合熟年、老年人的環境讓他們可以自由地發揮專業、價值與尊嚴，而非一味的著重在治療與復健才能讓他們回到這個社會中，例如大眾運輸是否更換成低底盤設計或車體與月台是否無縫平行，以方便讓熟年期長輩方便上下車、是否有足夠的工作機會讓熟年期長輩發揮自己的效能、是否這社會已經培養尊重長輩與互信的觀念，這些經濟、環境、文化的面向的考量都可以讓「熟年期」的長輩能夠在從追求成就到追尋意義過程發揮到最大的效果。

Fries 曾經提出著名的「疾病壓縮理論」，主張老人應該針對健康促進及疾病預防加以重視，以預防或延緩老人身心功能的退化，簡單說就是強調拉長老人身心健康的階段，以壓縮老人疾病到死亡的時間，這與作者提到的熟年期逐漸拉長

概念不謀而合，因此作者在本書也提到「當你死亡率很低的時候就不算老年」這個概念，提倡健康樂活的優質生活。因此，國家政策應該重視健康促進及疾病預防，減少熟年期這個階段提早老化或是發生疾病的時間，這除了可以降低龐大的國家醫療與長照預算外，也可以提升老年人口的尊嚴與地位，消彌社會大眾對於熟齡人口的刻板印象與歧視，才能讓熟齡族盡情揮灑他們無限的才能和創意，協助年輕世代的成長，進而貢獻專業與技術來協助這個社會的進步。

在邁入人口老化社會的同時，未來這社會的結構也會產生鉅變，未來熟年期人口將會快速的增加，在尚未踏入熟年期的人也必須提早規劃未來，是要繼續選擇工作呢？還是選擇投入服務社會的志工行列，不同的人生規劃有著不同的人生方向，但重點是含飴弄孫、安享晚年的概念已經改變，必須更明確的設定人生的目標，以邁向人生的另一個 30 年生活；相對的，這社會是否已經有完善的準備迎接人口結構的改變，是否有縝密的長期照顧政策來因應人口老化的趨勢，是否有更積極的計畫預防老年人口身心功能的退化，以及這社會的公共設施與人民的觀念是否跟的上這個趨勢？所以我們應該省思的是在「熟年期」來臨之前，你與我都準備好了嗎？

公民瘋閱讀：佳作<黑與白的分界-我讀《正義：一場思辯之旅》>

作者：蘇珩

人文學科常遇到的一個困境，那就是不像自然學科那般，有個放諸四海皆準的標準或公式在。美的定義是什麼？我們該如何界定自由和放縱？善與惡真的那麼極端，如油和水一般不可能混合、色彩分明嗎？哈佛教授麥可·桑爾德就在這本書中以許多時事議題和道德困境為例，直搗黃龍的探討問題的核心，並使我們反思，所謂的正義，到底是什麼。

事實上，當我們在討論這個問題時，這將會遠比我們所直覺猜想的還要更複雜，而我們面對這問題時的態度也必須要更小心謹慎，因為，自以為是的正義比罪惡還要來的可怕。當一個人在做壞事時，若他有自覺，那麼至少他還會良心不安。但當那人自以為是正義時，他非但不會寢食難安、輾轉難眠，甚至還會理直氣壯、沾沾自喜。歷史上有無數的慘痛教訓已經顯示了這一點，如法西斯主義或納粹黨，都是最好的例子，當希特勒在萬湖會議決定要設立集中營，集體處決數以萬計的猶太人，或日本軍人在南京揮起屠刀，砍向無辜的老弱婦孺時，他們的心中卻認為這沒什麼錯，甚至認為自己的所作所為就是在實現正義，這也是我們為何要在這問題上戒慎恐懼的原因。

而作者在這本書中，便很成功的做到了這一點，藉由採用不同觀點和其他例證，我們也因此能知悉以其他不同角度的人來看同一個問題的方式和想法，並反向思考自己原先想法之中的漏洞或不足，而這也是長期受填鴨教育和升學主義教化的臺灣學生所欠缺和急需的能力。

若是觀察力敏銳的讀者，就能很容易就能發現本書中，作者對於做為每個章節核心的問題幾乎都不會有斷定或結論，其實，其中討論的道德問題有很多都是無解的，正方和反方都有存在的道理依據在、無法抹消，像是本書一開始提到的「電車問題」，殺一人，使其他人獲救，這樣究竟是否符合正義呢？由自己親自動手和只是旁觀，這其中又有什麼差別呢？直到最後，作者也仍未能給一個肯定的答案。

既然正義沒有一個固定、可依靠的標準，這也就很容易使人在這問題上灰心喪志，既然討論不出一個結果，那為何要再討論下去；既然做什麼都可能是錯的，那不如不做吧。人們很容易在討論這種問題上，落入虛無主義的窠臼當中，或是嗤之以鼻，以一種極端現實、淺薄的態度認為這些討論都不切實際、沒有意義。

但是，討論道德困境並不是無意義的，對正義的探索、普世價值的追求，也

是有其必要性的，隨著看似永無止境的討論和辯論，我們總是能或多或少從其中找到一點真理的蛛絲馬跡。就以當今的臺灣來說吧，有許多社會議題和執行政策，都可利用本書這種探討正義公理的辯論方式，來進行理性客觀的溝通和討論，例如，近來颱風、豪雨不斷，但卻總是有民眾在這樣的時間登山或去海邊觀浪，而因此受困遇難，還得要消防隊和搜救隊去救援，每看到這類新聞，網友在底下也總是一片撻伐，認為這是浪費納稅人的錢，而我們也將會面臨到一個道德困境，那就是我們是否應該花費時間、資源，甚至是冒救難隊員的生命風險，去救那些不顧自身的人呢？

假如是邊沁的功利主義，那麼答案就是否，不應該為了少數人的幸福而犧牲掉大多數人的福祉，既使這和性命相關也一樣，自由至上主義者也會投下反對票，認為個人的自由崇高且不容侵犯，遇難者明知在有危險的情況下還要從事該行為，我們沒有權力去阻止，也沒有義務應去搶救；但擁護康德的自由主義者或許會反對，理由是這不符合道德，而若從羅爾斯的「無知之幕」來判斷的話，我們將會得出還是要去救這個答案。

當然，實際的情形是一遇到有人遇難，救難隊都會出動，不管那人是不是在颱風從事危險行為都一樣，其實，問題的癥結點在於為什麼全民要為個體的魯莽行為承擔後果，是「使用者付費」的道理，也因此，法律也是基於這樣的觀點來訂定，據「災害防救法」第三十一條規定，這種行為可以處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而救難費用還可以另外計算。

但是，換種場景，我們是否能對意圖輕生的人收取罰鍰和費用呢？兩者都是在明知會對自己生命造成危害的狀況下做出類似的舉動，而且也同樣造成了社會資源的損失，但目前法律卻未對輕生的人有相關規定，而這又是為什麼呢？

當然，自殺的成因很多，背景可能相當複雜，可能是因為經濟政策的關係而背了一屁股債，有可能是因為久病纏身而厭世，也有可能只是一時想不開，況且，颱風天登山可能只是出於僥倖心態，但輕生這種百分之百肯定要放棄自己生命的行為，若予其罰鍰，就好像是在給生命標價一樣，這也是為什麼要立法是如此困難的成因之一。

對於正義公理的探討必然冗長且複雜，需要大量的時間和資源，並還要有能海納百川的容量與雅量，這不只是習慣功利主義的臺灣人所缺乏的工夫和耐心，也是本書的重點所在，儘管作者是老師，促成本書誕生的契機場合也是在哈佛的課堂上，但作者卻沒有將自己的意見或答案強加在台下的學生或拿起這本書的讀者身上，相反的，正如書名一般，作者更像是一個領路人、一個旅伴，帶領我們

走過一個接著一個的問題，一家接著一家的學說，使我們反思，正好映襯了那句旅行冒險時常用的老話「重要的不是結果，而是過程。」而對正義的追求，也許也是如此，或許我們至始至終都無法達到極致的善或正確，但在其中，正義就已經實現。

公民瘋閱讀：佳作<春風拂過心頭>

作者：江旻蓉

在一篇篇日記中，記載了人與人之間最深的孤獨，年輕的生命在一字一句間尋求慰藉與救贖。曾經我也在洪流中下車，走過一個個暗巷，用沉默代替交談，如浮木般漂流在這擁擠的世界卻毫無依靠。也許至今仍在迷霧中行走，但生命的總總體驗使我感受到愛，在被愛中學習愛人的能力，感受到春風拂過心頭。

在街頭日記這本書裡，有著太多太多無以言喻的傷感，從家中擴展到街頭，從街頭擴展到學校，不厭其煩地發生在那些學子的生命裡的是被拋棄的人權，連小小的笑容也不被允許。美國，一個看似自由富裕的國度，卻依舊存在著止不住的流淌淚水，讓人畏懼的痛苦在其中蔓延。種族歧視、鬥毆、嘲笑與仇恨，躍入校園，那些被分入放牛班，位於黑暗中生活的孩子，無人傾聽他們吶喊，只是遠離、謾罵。因此他們選擇走入幫派，選擇買槍自保，選擇吸毒逃避，抑或別無選擇地陷入種族紛爭裡被無情傷害，即使看著自己親友無辜死亡、入獄也無能為力，即使吶喊，也只有沉默相對，所以他們只能隱形。人們的藐視、嘲笑，更將他們步步推向陰暗的角落。

人與人之間的傷痛一直是學生們所迴避的，在黑暗中獨自飛翔卻渴望著有人抓住漸漸失速下墜的他們。閱讀完這本書後才明白，學生們有時叛逆的舉動，對師長、體制的冷嘲，其實都是求救的訊號，但幫助人的時間不是幫者所能人決定的，而是被幫的人。所以古薇爾老師，並不是一個一個去解決學生的問題，而是運用課堂的閱讀與創意教學聆聽大家的故事，並付出了無限的愛，才使的他們漸漸敞開自己的心房，願意伸出雙手尋求援救，願意正視自己的困境而勇敢突破，使春風徐徐吹入那冰凍的心。

古薇爾老師對孩子們的耐心與愛心一直是我所欽佩的，她願意為孩子的教育竭盡心力，除了細心設計課程外，更多兼一份差，只為了讓學生們有機會讀到更多讀物和校外參訪。她的教學不是為了考試，而是對每個孩子的人生進行教育，一種跨越許多現實的重組。曾經有人問過我，為什麼人書讀得越多，有時候思想反而越狹隘呢？很多做令人髮指之事的人，反倒是高知識分子，而他們所損害的人士更多的，那麼學習的意義究竟是為何？那時真的難以解釋，讀聖賢書的人們為何心眼常常比沒讀書的人還小；為何有時那些讀高等班的資優生，常常比放牛班的學生還讓人厭惡。在這書中，我漸漸明白教育不分地域，被扭曲的有多嚴重，它存在的目的是考試、是名利、是一種優越感，所以人們在其中真正學到的僅是弱肉強食，從中漸漸變為歧視。資本主義的世界，將膚色種族的區隔，擴展到金

錢地位的分歧，在人們原本清澈的眼眸中留下抹不去的哀傷和仇恨。不過，所幸古薇爾老師帶給學生全新的教育，進行了一堂又一堂寶貴的寬容教學，那是最令人感動之處。藉著一本又一本的美國文學，讓學生從中感受到生命與文字的巨大力量，是可以撼動人心的。從學生生活背景相似的作品《杜蘭哥街》到關於震驚世界的希特勒屠殺猶太人的《安妮的故事》，以及小小勇士《莎拉塔的日記》，慢慢的引導閱讀，激發學生的共鳴，再藉由課堂討論與活動，使學生們對於作品背後所隱藏的意義，有了深刻的體會與感動，進而去改變他們的思想，培養一顆寬容良善的心，而在這一篇篇自由寫手的日記裡，可以清楚的感受到一個個不斷成長的靈魂，持續蛻變為最美麗的心靈。

「有時覺得自己像籠中鳥，只想飛離。」這是《安妮的故事》裡的一段話，多次出現在自由寫手們的日記裡，也是讓我印象深刻的一段話。這本書中對於種族與人權有很深刻的描摹，對於族群的糾紛在台灣文學中鄭用錫〈勸和論〉是十分著名的作品，確實這世間有很多事物是不可不分的，如是非善惡，但人與人之間應四海之內皆兄弟不該自相殘殺，在書中對於族群衝突的故事有很多，其中最讓人印象深刻的，莫過於做偽證的故事，是否應該為自己的群體說謊，自己的父親就是因為這樣下獄的，所以她非常動搖，同樣的處境每個人都會說謊吧！她的親友充滿自信的看著她，而她看著那無辜被指證為加害者的人，她母親臉上的淚水，使她想起自己為父親所留下的眼淚，不應再讓這種悲劇重蹈覆測，最後她選擇勇敢突破種族的枷鎖，堅持自己認為正確的信念。這兩難的問題，不管選擇何方都讓人心痛，就算拋棄了正義，但事實是在怎麼抹也抹不去的，對於能勇敢說出真實真相的她，讓人欽佩，讓人眼眶酸澀。

有了古薇爾老師給予的正面力量，不是嘲笑而是微笑，學生們彼此卸下了一身銳氣，多了笑容。那笑容是如此珍貴，即使面對再大的悲傷，父母的拋棄，他們也能勇敢面對，以此為警惕，使自己變得更好，在困苦中有著向陽的笑，而那笑容彷彿春風拂過心頭。「寸心未逐鶯花老，一笑能留天地春。」在風雨中傾倒的花朵，在陽光下再次燦爛綻放，看著他們的成長，內心也跟溫暖了起來。真正的關懷是對人真誠的微笑，可以春風般跨越著人與人之間的江水使群芳綻放，心靈相連。

文學是人們重要的精神糧食，藉著文學聯繫了無數的的心，不分種族、年歲、地域，它是乾澀現實中的一口甘泉，拯救了人們崩解的心。在他們深處空虛的靈魂，古薇爾老師教會學生藉由文學看到更遠更深的寬容與智慧，再進一步的用寫作改變自己和世界，隨風飛翔。「我有一個夢……黑人男孩與女孩和白人男孩與女孩可以情同手足，攜手並進。」馬丁·路德·金恩博士曾有個如此美好的夢想，

深刻的迴盪在人們心扉，而這樣的希望種子實際從古薇爾老師手中撒下，在學生們身上生根，他們更在老師的鼓勵下，將從安妮的故事到莎拉塔傳出的人權接力棒，將它緊握，並傳遞出去交棒給更多的讀者，保存在你我的心。

而我也希望能在其中接下了棒子，寫下了篇篇文章，試著讓這份精神在天地間開花結果，在封閉的絕望中，搭建起希望的橋樑。春風拂過心頭，使生命裡注滿了愛。

公民瘋閱讀：佳作<彷彿寒夜中的火花——我讀《巧克力戰爭》>

作者：吳謙

《巧克力戰爭》，甜膩柔滑的書名是我對這本書的第一印象。這並不是個讓人眼睛為之一亮的書名，美味可口的巧克力究竟能引發什麼樣的戰爭呢？我懷著疑惑翻開此書。然用不著多少時間，便發現自己隨作者的引導墜入一個令人渾身發顫、呼吸困難的冰冷世界，寫實而殘酷。唯一的溫暖是主角胸中那一絲跳動的火花，它忽明忽暗、閃爍不定，卻悄悄點亮了讀者心中的火光。

故事的主角是傑瑞·雷諾就讀私立的天主教高中，升上新年級的他只想過著安穩的校園生活，但事與願違，他終究難逃校園黑幫「守夜會」的惡意玩弄。他們命令傑瑞故意違反高中的傳統活動——義賣巧克力，使他與努力銷售巧克力的同學格格不入，然而眼看這項「任務」的「截止日期」到了，傑瑞理應能大方的答應協助義賣活動，但他卻沒有這麼做，他堅持不賣巧克力。這舉動讓守夜會陷入一陣不小的騷動，原來這看似單純的「巧克力義賣」活動，背後其實深藏著秘密。經過一番激烈的討論，守夜會決定給這桀敖不馴的新生一個特別的教訓……。

整體而言，此書精采之處莫過於人物刻畫。作者善於將角色心中細微的心理活動描述出來，我們頓時才赫然發現，原來人物們除了在各自的「表面角色」(例如傑瑞·雷諾表面上是被霸凌者)外，其實有各自的煩惱與掙扎。例如守夜會的幕後首領，亞奇。他在書中是被描寫的淋漓盡致的角色之一。和多數的惡霸不同，他十分的狡猾聰明且極能洞察人心，擅長運用精神方面的攻擊，這也是為何守夜會一直沒被暴露於陽光下——教職員們私底下都知道這組織的存在，但只要沒什麼嚴重的流血衝突，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反而比較輕鬆呢！表面上，亞奇是個風光得意的狠角色，但事實上他也同時面臨來自各方的風險和壓力。在內心獨白中，他常抱怨指派「任務」這件事，一但他想出的「任務」不夠新穎或沒被執行完成，他在守夜會的勢力便搖搖欲墜。

守夜會內部當然不是井然有序、上下同心。守夜會的會長卡特，是名義上的首領，然而他和亞奇並不合作愉快，他看不慣亞奇貓抓老鼠的心理戰，希望事情能用拳頭乾脆俐落的解決，因此他們倆都暗中有較勁、爭奪主導權。另一方面，亞奇也輕視專門挑釁勒索的校園流氓愛彌兒·詹達，他認為這種只會用暴力解決問題的人只配供人利用，但在和詹達的談話間，他突然有一種不同的感覺。「那個咯咯笑聲讓亞奇身上起了一身惡寒，他想到自己同樣也可能會傷害一些小老太婆、以及行動不便的人。」作者突然拋出一句轉折，讓我們看到亞奇良心甦醒的

一面，但「……綽號羅花生的小鬼仍然呆愣在原地，神情好像快哭出來了。亞奇幾乎要替他感到難過了。幾乎。不過也就只是幾乎而已。」終究，亞奇仍是那個狡詐的惡霸，良心對他而言只是一閃即逝的流星罷了。作者時不時暗示這些惡者其實還有一絲絲善良本性，卻只是麻木的選擇無視它。霸凌者有悔改的曙光嗎？就校園霸凌的題材而言，這是一個很值得深思的議題。

接著是本書的主角傑瑞。從故事一開始球隊面試的粗暴場景，作者就在暗示傑瑞的堅毅性格，以至於他在後來的故事發展中選擇不輕易屈服。起初傑瑞並不是不害怕，當他向老師、守夜會說他不賣巧克力時，他非常恐懼且充滿困惑，不確定自己為何這麼做。他只是想抵抗加諸在他身上的不公不義——被為人惡毒的老師強迫賣過多的巧克力、接受守夜會惡作劇的任務，他想反抗這一切，如同他儲物櫃中海報的標語：「我敢不敢撼動這宇宙？」傑瑞以非暴力的方式訴說著他的選擇，他想做出無悔的決定，就算只有隻身一人也在所不惜。然而最後的結局卻是令人震驚的：傑瑞在一場不公平的拳擊賽中被打到昏迷，躺在血泊中等待救援。

以收場而言，《巧克力戰爭》有個令人心碎的結局。努力抵抗的傑瑞是如此孤獨、無助。這真的是再悲慘也不過的結果，勇敢的主角並沒有成功擊退惡勢力，反而被打到半死。為什麼作者要給我們這樣的結局呢？或許他是想提醒我們現實世界並不是單純可愛的童話故事，悲劇往往比從此幸福快樂來的多。任何一種抵抗的姿態都可能帶給我們風險，這是它真實殘忍的一面。雖然這種震撼的結局雖然讓人無法釋懷，但我想這反而激起讀者胸口中的一股難以平息的慷慨激昂吧！傑瑞那嘗試抵抗的姿態刺激了我們，他的所作所為雖然對惡勢力來說可能只是一次小小的挑戰，但這個堅持對抗的初衷卻感動了我們，如冬夜中擦出的微弱火花，看似沒用處，但在未知的遠處，或許會有一盞信念因此被點亮呢！

擴大來看，這故事並不是只單限於校園霸凌問題，它可以擴展到任何一種形式的反抗。作者其實拋給讀者一個很現實的問題：了解到「反抗」這麼血淋淋的一面後，我們是否還有勇氣反抗惡勢力？是否能像傑瑞那樣繼續說不？躲避傷害是人類的本能，很多時候我們害怕去嘗試，害怕在團體中脫口而出不同的答案，我們花太多時間在害怕，以至於忘了那奮不顧身的姿態。傑瑞喚醒我們遙遠的記憶，多久以前我們也曾經擁有過那姿態，只是逐漸被消磨而已。

這使我驀然想到五年前的一場革命，也就是從突尼西亞開始的「茉莉花革命」。最近他們的「全國對話四方集團」(National Dialogue Quartet)榮獲諾貝爾和平獎。這個團體是由四個公民團體組成，於茉莉花革命後致力於重組政府、建立憲政體

制，使剛脫離獨裁的突尼西亞得以安穩的追上民主的腳步。其實茉莉花革命最初的起因是一名年僅 26 歲的青年，他為了抗議警察執法過當而自焚。當時的突尼西亞其實已經岌岌可危了，除了失業率攀升，政治腐敗、通貨膨脹，言論自由還被限制。種種因素其實早已成為火種，而青年的自焚行為點燃這一切，他的行為終於引爆國民們對現況的不滿，大夥紛紛開始走上街頭示威抗爭。自焚這舉動在專制已久的政府眼中或許不被當一回事，但他們萬萬沒想到這一微弱的火花最後燃燒成漫天大火，開啟北非中東國家的民主之路。故事中傑瑞並未擊敗的惡勢力，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卻成真了。我想，單一抵抗的力量看似微薄，但它召喚出的力量卻足以撼動宇宙，改變這世界。

公民嗅貧窮：一般文稿類：特優<髒、病、窮-由公衛角度看臺南登革熱與貧窮之關係>

作者：蘇珩

1854年，一場嚴重的霍亂席捲了整個倫敦，奪走了五百多人的性命，但同時也促成了流行病學的興起。一位醫生，約翰·斯諾，一反當時盛行的空氣傳染說，發現造成這場瘟疫的起源，竟是一個小小的公共水井的把手，在把把手換掉之後，疫情很快的就被控制下來，從此，約翰·斯諾名聲大噪，公共衛生也變成了醫學領域中的一門顯學。

在近兩百年的研究中，醫師和公共衛生學家不斷的在探索罹病率和生活環境的關係，其中，也包含了人們的社會地位和經濟狀況對公共衛生的影響，並發現了一條規律，那就是髒、病、窮。

一般而言，人們的衛生習慣通常和他的經濟狀況與教育程度成正比，雖然中國成語總是說「一貧如洗」或「一清二白」，但事實上，窮總是和髒聯繫在一起的，所謂「清貧」只是一種文學上的美化，雖然這也不能全都怪罪到窮人身上，一方面，貧窮的一方大多來自社會的底層，特別是那些教育水準不高，甚至是未受過教育的階層，自然相應的衛生觀念就會比較缺乏，另一方面，窮人多多少少都有囤積物品的習慣，有的是因為負擔不起自己所需，便只能撿拾別人不要的二手或次級品，有的是收集回收物，並賴此為生，但不論如何，囤積物品總難免會造成居住環境髒亂的問題。

此外，個人清潔也和此有關，舉例來說，水是很寶貴的資源，特別是那些缺乏水資源的地區，倘若連喝水都成問題，更何況是盥洗、洗滌衣物和清潔其他生活用具呢？而這也是「髒」的緣由。

然而，惡劣的生活環境卻又會導致疾病，除了低劣的食物會導致營養不足和肥胖等問題之外，髒亂的環境也容易變成細菌成長的溫床，如前所說，一個小小、骯髒的把手，竟會成為奪走五百人性命的兇手，「髒」便由此導入「病」。

生病，自然需要去看醫生，但並非每個國家都有良好的健保或社會福利系統，也並非每個人都有錢負擔醫藥費用，世界銀行定義赤貧為一個人每日只能依靠 1.25 美元或更低的生活費過活。1.25 美元，換算成新台幣也不過三十幾塊，但同樣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直到 2014 年，全球仍大約有 14.5% 的人活在這水平之下，而對於這類赤貧階層的人來說，要買一顆小小的阿斯匹靈的金額對他們來說可能就是一項天文數字。

為了籌措醫療費，他們便要四處奔波，甚至是舉債才能支付，於是他們又變得更窮，而這樣的惡性循環若持續下去，就變成了窮人的三道重擔，使他們難以獲得翻身的機會，甚至連生存的基本權利和尊嚴都會喪失。

雖然臺灣有全民健保，但貧窮和疾病仍是有緊密的正相關，這點，我們甚至可以從這次臺南的登革熱疫情便可略窺一二。

今年夏天，首先是全球氣候異常，聖嬰現象導致的極端高溫，其次，蘇迪勒颱風的肆虐，帶來了豐沛雨水，也造成了髒亂的環境，並導致這一次登革熱的災情如此嚴重。

全臺灣各縣市登革熱疫情最嚴重的，便在臺南市，而臺南市疫情最嚴重的，又以北區、中西區和南區為主。三個行政區的如今的確診病例都已經到達兩千人以上，而北區甚至高達四千四百餘人，為全臺之冠。

同樣的，依衛生福利部統計處的資料，北區的低收入戶戶數為 905 戶，南區 1022 戶，中西區 742 戶，臺南市所有的低收入戶總共 10538 戶，三個行政區總共 2669 戶，就佔了 25.33%，幾乎是四分之一。

而其他疫情較為輕微的地方，如龍崎區只有一個通報案例，南化區有四個，而北門區更是至今都尚未有確診病例，這三區的低收入戶相較之下就比較少，龍崎區只有 20 戶，南化區有 53 戶，北門區也只有 120 戶，可見經濟狀況和登革熱的疫情有密切的關聯。

這種關聯，不只臺南市，其他縣市也正是如此，例如在高雄市，疫情最為嚴重的三民區有 675 人確診登革熱，而低收入戶也有 2575 戶，低收入戶戶數為高雄市第二多，戶數最多的鳳山區也有 121 則通報案例，而尚未傳出疫情的桃源區、那瑪夏區，低收入戶分別為 70 和 66 戶，為高雄市低收入戶戶數最少的行政區。

究其原因，除了上述討論的髒、病、窮循環關係之外，行政區的經費不足也是原因之一，根據中時報導，永康區東橋里，里長買了防蚊藥，卻找不到人來進行噴灑，而永康區目前共有 1721 則確診病例，也是這次登革熱疫情較為嚴重的地區。放眼全世界，我們不難發現，越是貧窮、落後的國家和地區，也就越容易爆發大型傳染病，例如肆虐東非的伊波拉病毒，和在中東蔓延的 MERS 疫情。

既然如此，我們要如何防範呢？很明顯的，一味圍堵並不是上策，除了治標不治本之外，圍堵隔離貧窮的病人，容易造成社會對立和族群分裂，甚至因此讓國家動盪不安，此外，這類做法也有違人權和普世價值。

況且，隔離政策也並不是每次都能奏效，特別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國際貿易發達、交通技術的進步，都使得圍堵政策漏洞百出，就像 MERS 最終還是蔓延到相對富庶的南韓，SARS 病毒飄洋過海來到了臺灣、加拿大和新加坡一樣。其實，最好的辦法，正如同聯合國在 1992 年在大會上所做的 47/196 號決議，也就是要「消滅貧窮」。

當然，或許我們永遠都沒辦法消滅人與人間的不平等，齊頭式的平等也不是真平等，但是我們還是可以立足式的平等，不只是共同營造一個健康、舒適的生活環境，讓孩童受義務教育，有正確的公共衛生知識，那麼這樣，或許有一天，不只天花，登革熱、伊波拉這些病毒也將會成為教科書上的歷史名詞，而非病歷上的致死原因。

公民嗅貧窮：一般文稿類：佳作<貧窮的華麗衣裳>

作者：黃美賓

在現今的社會底下何謂貧窮？國際上以 GDP(國內生產毛額)作為一國經濟好壞的指標，GDP 愈高，代表該國經濟活動愈活躍，景氣愈好。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我國民平均每人 GDP，103 年是新台幣 682,687 元(22,518 美元)；104 年是新台幣 702,595 元(22,753 美元)，在世界排名不算是貧窮國家。然而，截至 103 年底全國每人必須背負國家債務高達 23.2 萬元，且有逐年上升的趨勢。這樣看起來，我國國民不算貧窮，那麼什麼才算是貧窮？

貧窮是個相對性的詞，主觀需求與滿足程度的差異會影響個人對貧窮的感受。農村社會時期的貧窮時常是因為社會資源的貧乏與不足，再加上教育因素，教育未普及，識字與否嚴重影響就業機會。隨著社會變遷與經濟的發展進步，目前的科技時代所感受到的貧窮，不僅因素多元化，貧窮的型態更是多元。然而，無論如何，問題是：縱然社會看似已進步到科技時代，智慧型手機普及率已達六成以上，而貧窮依然存在。

貧窮最明顯的感受就是“沒有安全感”，以 Maslow 的需求層次理論來看，安全感是僅次於生理需求的第二強的需求層次。缺乏安全感時，個人會出現一些徵候，如：對自己身邊的事物感受到威脅；覺得世界是不公平、是危險的；認為一切人事物都是惡的；負向思考的；緊張、焦慮、徬徨不安；不敢表現自己，認為與人互動是危險的；自我防衛的；沒有信任感。而除了安全感的需求之外，貧窮最直接影響的即最基礎的生理需求。生理需求未被滿足時，個人會呈現：只想讓自己活下去，思考能力與道德感明顯變得脆弱。一旦最基礎的生理需求未被滿足或被剝奪，則更高層次的社交、尊重、自我實現等需求就遑論會被滿足。

個人的需求沒有被滿足的狀況下，社會連帶互為影響，這樣的人民數量益增時，社會問題就會成正比的益增，包括：就業機會不穩定、就業環境不安全、失業、不信任社會、不信任政府、不信任未來、只維護自己的利益不管他人死活、及時行樂、酗酒、吸毒、犯罪、家庭暴力、不婚、少子化……。個人的需求問題未被重視，當量變成社會結構的問題時，就很難分辨究竟是雞生蛋或是蛋生雞的問題了。特別是全球化已經縮短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同時也縮短了危機與風險的路徑，南非熱帶雨林的一隻蝴蝶振動翅膀，恐不必兩周就會有風暴在某個美國的都市生成。

社會愈貧窮，社會福利服務業愈夯。社會愈貧窮，表示有愈多的人民陷在需求不被滿足或無法被滿足或根本不想被滿足的狀態。過去的見解認為貧窮是人民

自己不努力工作而造成，然而，當社會變成M型社會之後，人民再怎麼努力，都可能只得到一個自己所不願見到的結果——工作貧窮或稱薪貧族。這是社會結構的問題，現在的社會新鮮人已經不是努力工作十年後就可以存到一百萬、二百萬的條件環境。再加上多重的社會問題所導致的貧窮，包括：單親貧窮、家暴貧窮、身心障礙貧窮、遊民貧窮…，而這些貧窮基本上都合併酗酒、吸毒、犯罪，多元因素交錯影響之下，現行的殘補式社會福利政策無法一一解決這些貧窮現狀，問題一直存在。

M型社會中，富有者更富有，貧窮者更貧窮，中產階級逐漸消失，社會貧富差距愈漸加大，社會裡的人們看不到未來而焦慮不安，於是開始向脆弱的道德觀靠攏——笑貧不笑娼；錢是唯一的目標；啃老族；剝皮妹；詐騙集團；社會秩序亂無所謂，反正大家都逆向行駛，我也效法一下；心情不好就來一個無差別殺人事件……整個社會持續脫序演出，貧窮帶來的不安透過各式各樣扭曲的價值信念綵排一齣齣悲情人生的戲碼。M型社會幾乎是資本主義登峰造極的成果，從右派崇尚自由經濟市場的觀點，貧窮必然會發生，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而社會道德如何改變如何淪落就不那麼關乎他們的事了，集團把錢賺飽就移到下一個定點，繼續故技重施。然而，全球化的經濟傾向自由開放這已是潮流趨勢，經濟市場所帶來的骨牌效應對於投資者而言，甚至非投資者，都是牽一髮而動全身，最著名的莫過於2008年雷曼兄弟連動債事件，有多少人一夕之間從富者變成貧窮者，有多少人以自殺來作為因應的手段，那麼這些人的家人怎麼辦。

貧窮在現階段已陷入惡性循環，個人問題(包括：個人努力狀態、道德與價值信念、家庭教育)、社會政策、黑洞般的自由經濟市場，互為因果，有時候期待正義之神的介入來打破循環，但你若是正義之神，也會不知該如何介入才是正義。貧窮被前揭所述種種的社會問題層層包裝，公權力忙著介入這種種繁瑣的社會問題時，往往把貧窮的核心問題留下來，打個比方，面對處理遊民酗酒打架，公權力(警察)往往介入處理打架傷害訴訟層面，而留下食衣住行的問題給遊民社工處理，然而，只要配合安置，遊民原本可以領的補助就取消了，對遊民而言，“自由自在”就被默默剝奪，反之，如果繼續安份當個遊民，每個月補助照領，酒照喝，只要不鬧事，警察不會介入，遊民收容中心也會按時發送便當及物資，也會有洗澡車來免費服務，整個服務流程也達到機構與政策的計劃成效，雙贏局面，何樂不為，然而，遊民貧窮的問題肯定持續下去。

我們再看另外一個例子，家庭暴力事件在台灣也爆流行，當然成因可能包括失業、酗酒…等等多元因素，而社會政策也為了防治家庭暴力事件而立法修法一再從結構面積極介入，政府面對防治家庭暴力而傾注大量立法規範的責任人力，

包括警察、社工、教育、司法…等等，知悉家庭暴力事件而不在 24 小時內通報者，則會被罰錢，這是家庭暴力防治法的明文規定。而社會政策對於受暴的民眾，絕大多數是婦女，若其因家暴事件而有緊急生活補助需求者，政府則會給予至多三個月的緊急生活補助，若期間有未成年子女而達補助標準者，可因家暴事件而申請弱勢兒少的補助，一次核給半年，得延長一次。因此，實務上就會發生同一個婦女短期內發生不同的家暴事件，而每次都申請緊急生活補助的狀況，然而，縱然每次都核予補助，也無法改善此家暴貧窮問題。不管上述的遊民或是家暴案例，後續當然也會有就業服務的資源介入，只是，福利依賴也是造成就業成效不彰的一大因素。然而，如果就業市場環境能比福利誘人，或許會有不同的結果。

現階段的台灣，貧窮披著種種社會問題的外衣到處流竄，年輕人看不到未來，失業或所幸就啃老，一蹶不振，被當成憂鬱症、躁鬱症，進入精神疾病的標籤化與邊緣化，又是另一個弱勢系統的新成員，不斷也只能啃蝕社會福利的糧草，落入貧窮的輪迴中。核心的貧窮問題不是只有發放補助款或救濟金，或者連結就業服務就能脫貧解決，每年每年國家都提撥相當的社會福利經費預算，然而，每年每年貧窮都仍舊躲藏在各種不同社會問題的“華麗”衣裳下唱不同的戲碼，每年每年都只是治標不治本。或許，這個結構面的問題牽涉的層面太廣，當原本扮演中立第三者的政府打算在市場失衡時插手導正，卻在市場的競逐角力賽中，失去扮演中立第三者的能力，或許，這貧窮問題的孰標孰本已不是你我一介平凡公民所能釐清界線。

公民嗅貧窮：一般文稿類：佳作<沒有希望的貧窮>

作者：江靜儀

這個世代台灣年輕人經歷的貧窮是一種隱性的貧窮，一種虛有其表的貧窮，一種沒有希望的貧窮。這世代的年輕人多數都大學畢業，也許找過幾份工作，但每月薪水扣掉以至少存點錢。勉強找一份可以養活自己的工作，每個月至少可以存一點錢，他實在很難從這份工作看得到遠景。想想自己離勞保規定的退休年限還有十幾、二十年，自己要再過十幾、二十年這樣的生活，他就更提不起勁來工作。媒體不時提醒他們，勞保過不了幾年會就倒了，台灣就快變成第二個希臘，政府將被社會福利徹底的淘空。

根據教育部統計處(2014)統計，大專校院在 1990 年有 121 所，至 2013 年增至 161 所，1990 年的大學畢業生近 12 萬人，至 2012 年已有近 31 萬人。技術學院升級為科技大學，私立大學紛紛成立，大專院校家數增加，學生人數也增加了。從這些轉制後的大專技職學生，投入就業市場的結果並不理想，別說找一份穩定的工作，甚至連找到一份工作都變得困難。從行政院主計處(2014)統計結果發現，在 2013 年 20 至 24 歲的大學青年失業率是 15.31%，高於全國平均失業率的 3.72 倍，甚至高於同年齡教育程度僅有高中(職)與國中畢業者。根據 2013 年《商業週刊》與 104 人力銀行所進行的「大學社會新鮮人就業率大調查」合作調查結果，平均僅有 64% 的大學畢業生找到工作，就連名校大學畢業生就業率也不見得高，例如國立台南大學與新竹教育大學甚至就業率不到 50%。即使找得到工作，平均月薪不到三萬，因此，第一份工作往往維持不到一年。低薪已經是現在普遍的趨勢，從財政部(2015)所公告「大數據薪資分析」來看，25 歲以下的年輕人，相當於現在的大學畢業生，年薪近八成低於 35 萬元，過半者年薪在 25 萬元以下。這些年輕人不僅很難找工作，或者僅能找到一份低薪的工作，但不要忘记這些年輕人中許多都背負幾十萬的助學貸款。

人總是會依照自己的經驗與認知來思考別人的問題，這些年輕人的父母回想自己年輕時找工作的情形，心裡不禁納悶，找工作有這麼難嗎？因為他們還停留在過去年代，那個台灣經濟起飛的時代，台灣錢淹腳目的年代，他們可以到國外去花大錢的年代。沒錯，那個年代是高中畢業之後就是找到一份穩定工作，靠著努力工作打拼來累積財富。而且，他們隨時都可以換工作，因為那個年代多的是積極拓展的中小型企業，他們急切渴望這些年輕人投入就業市場。而那時候的高等教育目的培育菁英，錄取門檻相對高，要擠進大學窄門當然不容易。在那年代，隨著學歷越高，所得到的工作待遇就越好，不僅所得越高，社會地位也越高。因此，這些父母總存在這樣的想法，只要願意工作，努力的工作，怎麼可能找不到

工作。高學歷就可以提高找到穩定工作的保證，因此努力讓孩子可以取得一張文憑，沒有好的文憑至少可以考幾個專業證照，至少可以證明自己的工作實力。他們的觀點著眼在如何讓孩子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但試問在台灣要怎樣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

根據中央研究院經濟所黃登興、劉碧珍及楊子函(2014)所發表的學術論文，相對於韓國、日本等鄰國，台灣與香港的薪資停滯現象，顯然更為明顯而嚴重。由此可知，現今的台灣已經不如昔日，工作不僅較鄰近國家更低，而且長期處於停滯的狀態。政府透過教改，提高了大學的錄取率，讓多數年輕人都可以從大學畢業。但是，取得文憑並不代表具有專業技能，企業真正需要的不是大學生，他們需要的是有專業能力可以替他們賺錢的員工。一些需要專業技能的工作如水電、油漆、或修車等工作，正面臨斷層找不到可以傳承的年輕人。試問這些父母會願意讓自己辛苦栽培的子女，最後落得得去做水電工或油漆工嗎？

這世代的父母對於子女的未來非常焦慮，覺得他們的子女似乎沒法子獨立生活，時常在想自己的教育方式究竟出了甚麼問題。想想近年的私人企業，動不動就裁員或放無薪假，還不如去謀求公職，就鼓勵他們去考公職。考公職是一條艱辛漫長的路，比起教改前的大學聯考更難考。根據考選部公告，2013年高普考146,209人，全程到考率68.59%，共錄取6,235人，平均錄取率6.22%，尤其普考錄取率創下近20年來最高。百分之六的錄取率無疑是近年來最高的錄取率，這樣的錄取率遠高過當年的大學聯考錄取率吧！這些年輕人承受著比他們父母年代更大的考試壓力，也許頭兩三年專心準備，但連續幾年的失敗之後，他們也不再對公職抱著任何期待。一轉眼，寶貴的青春就浪費在低薪與失敗之中。

這些父母也覺得很無奈，他們覺得自己的期待不過就是希望孩子可以有『一份穩定的工作』，他努力供給孩子上大學，甚至給他吃住，不用擔心生計，讓他專心準備考試，但孩子還是做不到。這樣的場景在台灣各地不斷上演，以每年數以萬計的考生投考公職就可以知道，『一份穩定的工作』已經變成許多人心中的渴求。這是一種新的貧窮，不同以往台灣人所面對的貧窮，是一種徹底的匱乏，連希望、夢想、勇氣都匱乏的年代。以往的台灣年輕人或許從小家境貧寒，需要用勞力來換取生活所需，但他們相信只要努力工作，就可能有一個穩定的老年。事實證明了，他們確實累積足夠的財富，除了自己生活無虞，甚至可以養活一個家。反觀現今的台灣年輕人也許自小不愁吃穿，也有充足的教育機會，但是他們不相信自己能藉著努力工作，來保證自己的未來，因為他們正在經歷一種沒有希望的貧窮。這時代的台灣生育率全世界最低，離婚率全球第三，全亞洲國家第一，試問在這樣的情況下，這些年輕人如何鼓起勇氣來設想自己的未來。

這世代的年輕人正經歷著這樣的貧窮，一種隱性的貧窮，一種虛有其表的貧窮，一種沒有希望的貧窮。更可悲的事情是，這樣的貧窮是他們的父母無法理解的。

要打破這樣的貧窮，就請先破除一些迷思吧！不要再試著去找父母口中所謂的『一份穩定的工作』，世界上沒有任何東西是穩定不變，就算有請問一份重複二十五年的工作真的適合每一個人嗎？要享用工作養活自己的前提，你要有這個本事，不是只有一張文憑。台灣教育究竟經過怎樣的波折，才走到今日的這樣局面，已經很難釐清。但假若要養活自己，就是要有生存的能力，那就先了解自己強項在哪裡吧！如果知道自己喜歡做蛋糕，願意花很多時間作蛋糕，就不要花時間去考公職。知道自己喜歡做生意，就去申請創業貸款，不要花時間去唸研究所。台灣在過去幾十年維持了一段很長的安定時期，在這段期間累積所多寶貴的科技技術與人文發展，眼下雖是變動的年代，但也是一個改變契機，別再用過去的安逸想法企圖改變現在的局勢，要做甚麼就有系統有效率去做，利用過去的資產來發展專業，利用專業來賺取所需吧。十幾萬個能對社會有極大貢獻的青壯年人，都期待著到公家單位領死薪水，這樣的國家能有甚麼前景呢？父母也不應該出於恐懼，鼓勵甚至要求自己的孩子去考公職。賺錢與個人的能力有關，與是否唸名校或讀什麼科系也沒有多大關聯。過去台灣人也不是考學歷賺錢，也不是一味想到公家機關謀職，不是也是靠自己的專業技能嗎？以及出於對於貧窮的恐懼，耗費自己全部的心力去賺錢？現在也是，現今的台灣年輕人要意識到這樣的貧窮，這種不同型態的貧窮，拋開『一份穩定的工作』安逸的想法，轉化成為用自己的專業賺更錢的想法。

佛洛伊德曾說過「愛」與「工作」是一個人最重要的兩件事情，愛給予人生存的意義，工作給予人存在的價值。工作是在證明自己的價值，甚至追求自我的實現，但當工作淪為賺取所得的工具，那也至少可以賺多一點，至少讓自己的覺得好過一點。

公民嗅貧窮：一般文稿類：佳作<走進無米樂社區—青年農村體驗營反思>

作者：張珈榕

來自全國各地大專院校不同科系的學生，不同的生活背景，捉緊暑假的尾聲，參加了一個名叫「青村力」的營隊，我不敢說在這短短的體驗中，我了解了多深多廣，但我確實看到了農村的沒落和為解決此困境的社區互助精神。

我從小生長在台南，離農村很近，甚至對於住在首善之都的人們而言，我是住在農村的，我的祖父務農，父親是靠祖父的汗水和稻田的滋養才得以到台北求學，於情於理，農村離我太近了，它彷彿不斷地在我的血液裡滋壤蔓延著卻不知是何時就已注入，然事實上，農村裡我太過遙遠，去年大學志願選填，我曾將農學院列為第一志願，看似要與血液裡的基因交相融合，但我終究與它無緣，和農村的機緣又成了兩條平行線，因為父祖輩過去的辛勞，他們用盡一切的力量將我們送進城裡、遠離農村，是不希望我們經歷他們過去的辛勞，他們何嘗不為自己的稻田無子嗣接管感到惋惜，但比之更令人掙扎煎熬取捨的另一端是不願後輩子孫重蹈流汗流淚的過去。

一九七零年代起，人們往都市聚攏，追求五光十色的都市生活，因為比起農村，城裡能帶給他們更富裕的收入，更絢爛繽紛的生活模式，何苦要守著一片田，與之相守終老呢？甚至人們認為，那些守在農村不走進城裡的年輕一輩是不務正業、不力爭上游、無法出人頭地的一群人，在同儕的壓力和長輩的期許下，這一代的年輕人和他們的下一代常駐在城裡，習慣了都市的氣息，和都市有著濃到化不開的羈絆，一九九零年代出生的下一代，在他們中學的公民課本上讀到台灣人口高齡化、M型社會等社會議題，當時農村對他們而言仍只是大節日返鄉過節的暫時旅社，他們不曾真正思索著這些貧窮的議題和他們有任何聯結，因為他們是栽種在溫室裡的花朵，沒受過多少風寒，因為他們出生在享受台灣經濟起飛榮耀的那個年代。眼下，他們有些還在求學、有些剛跨出校園，面臨的是青年貧窮的問題，他們不能在矇著眼睛說他們無感了，而他們的父母也決定在這個時刻放手，當都市瀰漫著 22K 的低薪環境，返回農村或許是另一個可能，他們之中有些人是這樣想的。

走進無米樂社區，體驗菁寮農村生活，住進百年三合院荷蘭井湧泉民宿，親手製作稻草人、赤腳踏入滿是泥濘的稻田裡，吃著菁寮阿嬤的私房菜和感恩割稻飯，這一系列有組織有規劃的半日遊、一日遊或兩日遊的行程，代表著農村再造的跡象，唯有在當地住宿、吃飯才能真正的為農村帶來財源，不然再多的都市人

來只是帶進汽車的廢氣，和吸走農村的清新，然正因為住在當地一晚，我也能更感受到青年不願返鄉務農的原因，走在當地最熱鬧的菁寮北勢嫁妝老街，晚上八點不到只剩一間便利商店的燈火和昏暗的街燈交相照亮，我是旅人，是來體驗農村生活，也情不自禁地拿起手機，連上網路，滑到另一個世界—我所熟悉的城裡。

我在農村的時間可能很短暫、我的視角可能不夠全面和深刻，但我該是少數那願意走進農村的青年，我願意去體驗和感受農村的活化與再生和它所面臨的困境，因為自許為知識分子，我認為對於全國人民對於「貧窮」的整體焦慮和憂慮，自己有義務去了解，我也許沒有能力解決這個問題，但我不能無視於它的存在，所以我來了，卻感受到失望與失落。

我的失望與失落只是我個人對於農村綺麗憧憬的幻滅，不該是整個社會對抗貧窮的力量殞落。農村不見得和貧窮化上等號，相對的，都市也不等同於富裕。走進農村，令我感觸最深刻的是 M 型社會，我們的社會和教育沒有讓孩子有足夠的機會探索自己的興趣與天賦，我們的志願和未來掌握在一次次的考試當中，直到畢業的那天，多少學非所用，如果那些對務農有興趣的小農能在大學時期進入農學院就讀，他們就不需要再花個人的時間精力與整體的社會成本重頭開始；如果那些對務農沒有興趣的莘莘學子，本就不該就讀農學院爾致後來從事與之無關的職業。

對於無米樂社區的整體社區營造我感到敬佩，一系列的活動規劃為當地帶來了商機，也為遊客製造了不一樣的回憶，但是對於解決農村的貧窮議題還是有限，因為這樣的活動頂多只能有一次性的體驗，即使透過電視台的宣傳，都市人走訪農村也只是不同農村彼此競爭商機，最重要的是，多數都是國人自行消費，並無法創造更廣大的外銷出口，當農村的商機導向在國民自產自銷的模式，政府不加以重視也就不足為奇了，我認為這樣的社區營造方面的主軸應是建立讓下一代對於農村有所體驗和增加認同感，並非單純的著重在營利，才能達到永續經營的。

實際走進無米樂社區，體驗農村文化，我認為改善台灣整體對於農村貧窮的社會結構是政府結合民間的力量，由農業試驗所的研究人員研發出最適合生長和食用的品種，努力將我們的農產品朝向有機無毒的方式栽種，如此一來，在國際農產品整體的競爭上，我們能有更大的議價空間，因為我們標榜的和全球化商業化模式不同，同時，我們的國民也能吃到更安全的食物，當一個國民不再為他的飲食有所憂慮的時候，一個國家才有可能團結起來對抗「貧窮」這個問題。

我們對於貧窮的定義時常是指物質面，但實際上精神面的貧窮更為可怕，如果我們的社會沒有營造出一個讓合適的人才各司其職的友善工作環境，那我們將

面臨比物質貧窮更可怕的精神貧窮。不是每個人都不適合農村生活，也不是每個人都不適合在 22K 的低薪景氣中繼續在都市裡求生存，台灣要對抗貧窮的首要目標，是要讓每一代的孩子，在他們的求學之路中，有足夠的機會去探索自己的興趣與未來職涯方向，他們不一定要從事與父母相同或相反的職業，但他們要能夠適性發展，才能阻卻掉精神貧窮。當人們不在精神貧窮，也就能堅守自己的崗位，而抵禦掉物質貧窮了。

走進無米樂社區，雖然使我對農村的過往想像幻滅，卻也帶給我更深層的思考與探索，不是每個人走進農村都會留下，但最重要的是，我們每個人都需要在適當的時機經歷人生的十字路口，不論是轉彎或是直行，在面對路口的猶疑與茫然後，拋開精神貧窮，勇敢的朝向目標邁進，物質貧窮也就不遠了。我衷心希望，有一天我們的社會能營造出這種氛圍，在良善的體制下，讓每個人經由自由意志富足自己的生命，達到理想的大同世界。

公民嗅貧窮：一般文稿類：佳作<在他們的國度>

作者：吳惠晶

十七歲，高二，堅持要休學。

小方很沈默，臉上是應付式的、又輕淡到很隱約的微笑，不論你說了什麼，他單調的點點頭，沒什麼表情，只有他爸爸在一旁叨念，為什麼要休學，也沒有到日子過不下去，他就是不愛讀書……

等到大家都輪番勸完了，我坐到一旁小聲的問：「學校都同意了？」他點點頭。「老師有說什麼嗎？」他搖搖頭。「休學，也不見得就不好，」他聽了這句話，有抬起眼皮看了我一眼。

我說起自己成長過程中艱難的求學路與不順遂的求工作路。「阿姨只是想讓你知道，除非有一技之長，否則想要一份穩定又薪水不錯的工作，這社會還是需要學歷的。有機會的話，至少完成高中的學歷，好不好？」他想了一下，才點點頭。

「可以說說看，為什麼一定要休學嗎？」我輕聲的問，當大家致力勸阻時，我發現這孩子不曾有機會說出心底的為什麼！

就像是黑暗瞬間淹沒過來，小方表情黯淡，不過終於從那緊閉著的嘴唇裡吐出了聲音：「真的沒有心情讀了，我想去工作，我寧願工作。」說的時候，他看了爸爸一眼，又垂下頭，我驀然懂得了他的不安。

小方是單親，父母離婚，沒有兄弟姊妹，就他一個人跟著爸爸住，而爸爸，是癌症第三期。家裡極少有人來，往往一陣漆黑，爸爸在孤獨的病痛中特別依賴他，常常是兩兩相對又默然無言，或者爸爸發脾氣碎念責怪，小方在焦慮中反而更加沉默。

寧願工作，是經濟的壓力，也是那黑暗的壓力，他需要另一個出口，能夠對現況置身事外能夠稍事喘息的另一個世界。這才是小方休學的真正理由。他在接受與逃避之間掙扎，決定去打工賺錢，也好過在課堂上任思緒漫飛掉入黑暗的陷阱，這個決定讓他自己感到安心。

才走進大樓裡，阿賢和弟弟剛回來，他吞吞吐吐婉拒我們到家裡拜訪，一勁的說在中庭聊聊就好，不必上樓。這時媽媽也回來了，阿賢讓弟弟帶媽媽先回家去，遮掩不住的暗示他們快快走，很小心卻其實很明顯的不肯讓我們有機會和媽媽聊聊。那婦人走進電梯前，雙眼突然瞪視我們幾秒，沒有表情的離開。

阿賢開朗，說話的時候總是淺淺的笑，他坦然說出內心擔憂的或者期望的未來，急著想要變成足以扛起家庭的大人，他皺眉煩惱，眼神已經遠到了不知多少歲的未來。

阿賢十七歲，有一個弟弟，爸爸剛剛因病往生，媽媽是輕微弱智。不想讓我們去家裡，因為堆滿了媽媽撿回來的回收物，髒亂不堪，清理無效，每天不斷堆放新的雜物是惡性循環；不敢讓我們和媽媽談談，因為除了弱智還帶著對陌生人的敵意，怕嚇著我們。就在爸爸往生後，重心失落，阿賢意識到自己是「一家之主」了。保護媽媽、照顧弟弟，卻也想要好好讀書，「至少讀完高中吧！」他忐忑著不知道是否能順利高中畢業？

他們都是十七歲，青春沒有恣意的任性，連叛逆的機會都拋棄，直接把責任擔起來，慌慌張張也好，默默承受也好，他們接受了命運。

他們是我，我是他們，在他們的、我們的國度裡，貧窮，不是自己造成的，是「與生俱來」的，是家庭「不能推卸的贈予」。

十七歲的我身在何處？家庭窮到一塌糊塗，住處沒有門沒有廁所屋頂會漏水進風沙，還是租來的，我理所當然沒有升學的權力和能力，國中畢業就直接進入工廠幫忙賺錢養家。

是因為懂了那貧窮的滋味捲在舌尖裡如此苦澀？是因為明白溫暖和尊嚴難以維持平衡，卻常常雙手接住熱呼呼的溫暖，轉身淚水滑落的溫度一樣燙？是因為踩過那樣的困境感同身受讓如今的我成為一名關懷弱勢的志工？

因此，我不會安慰他們別擔心，一切都會變好；不會畫個大餅，讓他們以為未來就會美好；貧窮，你要嘗過那徹底的灰色滋味兒，才會懂命運是什麼，正如同我不認為，困境是錢能擺平的滄桑。

就台灣目前的社會福利來說，除非是條件的邊緣人，其實各項補助，如低收入戶、殘障、老年、災害……都能對困境中的家庭有最基本的幫助；台灣又是個愛心國，慈善團體多，甚至還有免費包辦喪葬及施棺的單位。小方和阿賢的家庭都符合「條件」，除了有基本的補助款，學雜費也全免，不致於沒飯吃沒地方住，只是必須非常「簡單過生活」。

如果這些補助都能落實，那為何在社會的角落裡還是有人「吃不飽穿不暖」？當我們走到阿賢家的那棟大樓，聽聞我報告來意，看一眼證件，管理員不知是真心或者順水推舟的說出：「我就說你們怎麼還沒來？真的就來關心了。」

我和伙伴們只是淡淡的笑，我們的笑容底下掩飾了深深的無奈。貧窮不是台灣或哪個國家的問題，貧窮，是人類的問題；貧窮，考驗的是人與人之間的溫度。

誰的眼睛可以回答：為何在社會的角落裡還是有人「吃不飽穿不暖」？

原因就是「你」！是每一個人。

打電話來希望機構去關懷阿賢一家人的，是住在遠方的親戚，不是那位管理員，不是大樓裡的鄰居，離他們最近的人們，不曾知曉這家人的困境嗎？若管理員說出口的那句話是真心，那麼，他只是日復一日當管理員，卻沒有對這家人有任何行動的原因是什麼？

社會不是沒有資源，但相關機構不是千里眼、順風耳。在此世紀，富者很富、貧者仍貧的台灣，貧窮是什麼？貧窮是，「你」為什麼不知曉？「你」為什麼不關懷？「你」就算無能為力又為什麼不肯為他們打一通電話請慈善機關來？這才是貧窮最根本的原因。台灣，不是沒有能力照顧貧窮家庭。

長年以來，我們關注貧困家庭的成長，有時心痛的感覺像棉裡針一樣藏著，我們這一代有多少人的童年是辛勞工作而成長的，貧窮是一種普遍的日子，沒有什麼可抱怨，左右鄰居多少相照應，那個年代無可奈何；如今資源可謂豐沛的年代，往往發現這些角落的獨居者、老人、單親、兒童……時，已經是他們最困頓、甚至餐不飽食的時候，「無人發現」，才是最讓人心痛的問題。

在經濟補助與長期的陪伴關懷，幾年來小方和阿賢都已陸續完成高中學業，小方的爸爸已因癌症往生，他不再升學，到朋友的機車行實實在在的工作；阿賢想照顧家人，畢業後也直接去工作，盼能讓媽媽與弟弟更加溫飽。最讓人欣慰的，是這兩個大男孩心態都健康而善良。

他們貧窮嗎？並非有電腦可上網有手機可玩有時間出國旅遊，就叫做脫離貧窮；他們富足嗎？也不是有電腦可上網有手機可玩有時間出國旅遊，就叫做很富有。

「貧窮不是羞恥，富貴也不是罪惡，粗茶淡飯與錦衣玉食並沒有太大的差別，只要我們有愛，孩子們就會有笑容。」作家席慕蓉這麼說。

這些家庭需要的並不只是金錢補助，我想探討的是「愛」這個字與行動，讓那灰色滋味兒雖苦卻也能滋養心靈的柔軟，培養出一點兒紅色的溫暖。在他們的國度，缺乏的不是有形的物質而已，更需要「有心」的愛來關懷，能健康喜樂的成長，而不是一個灰暗的少年變成灰暗的大人；因為愛不是施予，不是給錢而已。

每一雙眼睛都是一陣風刀，輕輕刮來然而總避不了微微的刺痛，何謂尊嚴？十七歲的孩子已經懂。「愛」是願意用「心」關懷！

所以，當身為弱勢關懷者的我們再聽見，政府該做什麼？慈善機構怎麼沒來？他們為什麼沒飯吃？深深明白，是「你」，因何旁觀？是「你」，因何不做那個可以伸出援手的人？明明就發生在隔壁的事，我們看見了嗎？角落裡的他們的困境，不是別人的事，是「我們」的事。批評與漫罵都是傲慢與偏見，這世界不會因為口水和自我中心的態度而讓貧窮消失。

二〇一五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學者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迪頓對於諾貝爾決定頒獎給關心全球窮人的研究感到欣慰，但他也表示不會因此懷抱「盲目的樂觀心理」，例如印度半數的兒童「仍營養不良」，且「全球許多人的生活狀況仍糟糕透頂」。

制度可以建立，研究必須落實，缺乏了「你」，缺乏了「愛」，想要消滅貧窮，是天方夜譚；貧窮會一直以不同的形式存在，探測人類的溫度。